

愛滋全球跑 防治HIV病毒

文 / 李志豪

二十年前，當愛滋病開始在美國引爆時，引起全世界的矚目。這個陌生的疾病，在短短的時間內，迅速奪走無數條人命，並且像瘟疫一般，在全球蔓延開來。

美洲、歐洲、非洲的病例數目急速竄升，拉丁美洲和亞洲，成了下一個淪陷的疫區。不可思議的是，當年這個疾病似乎一直被漠視著，甚至連一個名字都沒有，直到人類見識它致命的威力時，科學家才紛紛研究，試圖抽絲剝繭，發現死亡背後的真相。

台東的小林是個遠洋漁業的船夫，長年的海外飄蕩，寂寞的心找不到抒發的出口，所以小林常常趁著漁船靠港之際，留連在聲色場所，試圖在短暫的歡娛中，尋獲一點點的安慰。數年後，漂泊的浪子終於遇到屬於他的港灣，小林認識了一名女子，並且和她共組家庭，隨後女兒們陸續誕生，當年的赤腳打漁郎也變成了有家有妻女的漁老大。然而現實的命運，總不如童話故事般美好，一場病讓一家人的幸福藍圖變了調。

二〇〇一年，小林因為肺外結核，住進了台東的醫院，醫生除了積極治療以外，卻發現他還有其他的症狀，發燒、經常性的拉肚子，小林原本健壯的體格，也瞬間地削瘦下來，每下愈況的身體，讓家人更加操心，為了讓他獲得更好的治療，在醫師的轉介下小林住進了花蓮慈濟醫學中心。

診斷為肺外結核 但身體抵抗力卻急速衰弱

慈濟醫學中心感染科的王立信醫師回想起初見小林的情形，「開始的時候因為是拉肚子，安排到腸胃科就診，但是又發現他有吞嚥困難的問題，沒想到胃鏡檢查後，看到他整個食道都有念珠菌的感染，也就是黴菌的感染，對一個腸胃科的醫師而言，看到這樣的病人，馬上就想到他會不會是罹患了愛滋病？」進一步檢測的結果出來了，讓一家人訝異——小林罹患了愛滋病。

窗外東台灣的陽光雖然艷麗，卻驅逐不了疫病的陰霾，這個時候的小林，

已經虛弱的說不出話來，奄奄一息地瑟縮在病床邊的一角。來到慈濟醫院後，王立信醫師先從結核病下手治療，由於小林的發燒狀況一直很難處理，即使用了結核的藥物但燒卻還是不退，相對地小林的抵抗力卻在節節敗退中，此時治療肺囊蟲、肺炎、還有其他伺機性的感染，王醫師做了通盤的考量，直到過了一個月的時間，在不斷的調整藥物下，小林的情況才稍稍好轉。

當小林因為病發而被證實罹患了愛滋病之後，他的太太也隨即在檢測當中得知也感染了HIV病毒。駭人的病毒，輾轉寄住在無辜的妻子身上。

在鬼門關前徘徊的小林仍認真的配合醫生囑咐，按時服藥，總算脫離險境，也能走出醫院。現在的他，每個月都要回到慈濟醫院，接受醫師的追蹤治療。至於小林的太太，因為沒有發病，除了必須服用藥物以外，她可以和一般人一樣正常生活，如今她順利北上工作，代替丈夫，撐起全家未來的希望。

小林的太太，對於丈夫不離不棄的心胸，讓一個家庭重回完滿。但是世界上卻有許多家庭，都因為感染愛滋病毒而支離破碎。在台灣，夫妻共同感染HIV的一共有一百一十七對，許多婦女都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，被先生傳染。這些婦女除了要處理受傷的情感以外，還必須面對死亡的恐懼。

依照衛生署的通報統計，台灣從一九八七年開始，就發現第一例的HIV病毒女性感染者，而到了二〇〇四年三月，感染人數總共達到三百六十四位，和男

女性比男性容易罹患愛滋病？

女性因身體結構組織的不同，確實比男性更容易感染愛滋病。因為女性的陰道黏膜，容易在性行為當中受傷，讓愛滋病毒伺機而入。此外，女性的陰道黏膜面積，比男性的生殖器面積還要廣，使得接受愛滋病毒的範圍也相對增加。

性罹病者相較，感染人數較少。根據專家的研究，女性感染人數偏低，可能的主要原因，是因為女性接受檢驗的機會比較少。

愛滋病已經不再是單一國家或者區域的疾病，它已經成為各國主政者必須面對的威脅，除了健康之外，愛滋病更重重的打擊部份地區的經濟，並且衍生無數的社會問題。

受愛滋侵擾的非洲人民 平均壽命減短十五年

自從美國第一個愛滋病例出現以後，愛滋病就如同野火燎原般，蔓延全球，它炫風式地席捲了五大洲，並且殘害無數的生靈，成為二十世紀末最嚴重的一場浩劫。到二〇〇三年為止，全球愛滋病毒累計感染人數，已經突破七千兩百萬，並且造成三千多萬人死亡。愛滋病，成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的第一大死因。

這些受到愛滋病侵擾的非洲國家，人民平均壽命都降低了十到十五年。但是如此悲慘的景況只是冰山一角，因為沒有人知道貧窮國家愛滋病的真正情況，許多國家限制愛滋病毒的檢查，並且認

為愛滋病盛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。

目前非洲地區面臨最大的困境，除了教育以外，就是貧窮了。

美國總共有兩億七千四百萬人口，每年研發治療及防治愛滋病的花費大約在

一百億美金。非洲的人口有五億四千三百萬，可是每年只能負擔一億六千五百萬美元，來防制、治療愛滋病，這些預算，還大多是外國捐贈的。而根據聯合國專家的估計，撇開治療不談，非洲國家想要有效遏止愛滋病的擴散，每年至少必須花費三十億美金。

南非幾乎每十人就有一人是愛滋帶原者

困窘的經濟條件，與教育的不落實，讓非洲這塊古老大地，頓時成為哀鴻遍野的疫區。南非是全世界HIV病毒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，四千三百萬人口當中，就有四百二十萬人帶著愛滋病毒，幾乎是每十個人就有一個是帶原者。這個昔日動物的天堂、彩虹的國度，如今卻已變色。

在南非，偏遠的黑人社區感染的情形最為嚴重，幾乎每三戶就有一個人，慘遭病毒俘虜。而貧窮，無疑是讓愛滋病的情況雪上加霜，缺乏醫療的他們，只能棲身在破舊的房中，眼睜睜的看著生命一點一滴的流逝。

一身整齊的志工服、雙手戴著醫療用的橡膠手套，這群黑天使——慈濟南非當地志工們，從九十年代開始，就深入



泰國已有愛滋病收容中心，卻仍有大多數病患流浪在外。

偏遠村落，進行愛滋防治的宣導。他們幫骨瘦如柴的愛滋病患者，按摩、伸展筋骨，同時和他們閒話家常。這群由慈濟基金會南非志工培訓出來的黑天使，他們不僅具備完整的衛生教育知識，更以行動走入一個個幽暗的家庭，珍愛每一個生命。志工們踏著大愛的腳步，吟唱著歡愉的歌聲，將快樂和希望，散播給身陷境的患者。他們衷心的期待，南非的天空，能再次出現美麗的彩虹。

除了非洲之外，亞洲將是下一個愛滋嚴重感染的地區。位在泰國曼谷郊區的爱滋收容中心，裡頭的景況也讓人怵目驚心，這個地方總共收容將近四百個患者，但是還有上萬人沒有辦法進來。

一個個層疊的棺木，裝載著等待火化



南非愛滋病患衆多，民衆又沒有正確防治觀念。慈濟南非志工走入社區照顧並進行宣導。



泰國的愛滋孤兒成了最年輕的難民。

的遺體，一袋袋布包的骨灰，疊成令人心酸的萬人枯塚。死亡的氣味，在狹小的空間當中，不斷竄流著。從一九九一年開始，泰國政府加強宣導保險套防治的效果，使得HIV感染的發生率逐年下降。但是病患的治療以及愛滋孤兒的照顧，才是現今泰國政府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。

這些死亡的愛滋病患者，留下許多孤苦無依的孩子，乏人照料的他們，成了一批批年紀最輕的難民。根據統計，到二〇〇二年為止，全世界的愛滋孤兒，一共有一千四百萬，預估到了二〇一〇年，將達到兩千萬。不論是非洲還是未來的亞洲，如果不積極防治愛滋病，勢必造成經濟發展的嚴重受挫、人口比例的失衡、財政負擔加劇的後果。

台灣青少年染愛滋，九成是性行為惹禍

愛滋病除了是社會國家的隱憂外，罹病者年齡層下降的趨勢，也為社會未來發展響起警鐘。根據聯合國愛滋防治中心的資料顯示，全世界每天有七千名青少年感染HIV病毒，相當於每分鐘就有五位青少年染上愛滋病毒，雖然台灣青少年感染比率並沒有特別高，不過分析國內感染者的危險因素，九成都是經過性行為感染。

在愛滋病發現初期，人類對這個致命的疾病一籌莫展。在缺乏有效的醫療支持下，愛滋病人唯一能做的，只是眼睜睜地等待死神的降臨。一九八七年，第一個治療HIV感染藥物的AZT（反轉錄酶抑制劑），獲得美國食品跟藥物管理

局批准上市，科學家們樂觀地以為，在這場與愛滋病的戰役當中，人類已經找到強而有力的武器，將取得主導權，但是臨床經驗卻發現，如果只使用AZT（反轉錄酶抑制劑）的抗病毒藥物治療，大概六個月到一年，病毒就會產生抗藥性而宣告無效。

愛滋病的治療直到一九九四年，美國華裔科學家何大一博士開始合併數種抗病毒藥物，應用治療在愛滋病人身上病情才獲得明顯的控制，到目前為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患者情況得到改善。

雞尾酒療法 有效延長愛滋病患壽命

俗稱三合一的雞尾酒療法，就是把兩種反轉錄酶抑制劑，加上一種蛋白酶抑制劑，來阻止病毒複製，並且減少抗藥性發生的機率。由於HIV病毒的反轉錄特性，所以病毒的RNA需要反轉錄酶，才能轉換成DNA，嵌入宿主的細胞裡面，而雞尾酒療法就是運用反轉錄酶抑制劑的破壞，使得病毒在機轉的過程當中，欠缺臨門一腳，無法一直自我複製。早期沒有雞尾酒療法的時候，如果進到發病期，通常只剩下二到五年的壽命，但是現在，只要按時服藥，免疫系統還是可以正常維持。

然而，藥物的使用上還是會有副作用的產生。藥物初期的副作用，讓許多感染者望之卻步，不同的組合所產生的副作用也不盡相同，腹瀉、頭痛、失眠、

一般人可能以為，感染愛滋的女性，大多是性工作者，其實不然，統計顯示台灣感染HIV病毒的女性當中，性工作者只有十七個人。女性的愛滋病感染者，大多是經由性行為的途徑而傳染，而性伴侶通常是自己的丈夫，或者是親密的愛人，她們身處在高危險的性行為中，而渾然不知。所以要求性伴侶使用保險套，是女性保護自己不可不知的權利。

食慾不振等症狀，嚴重地打亂了患者的日常生活，使得中途斷藥的情況，屢見不鮮。病人服藥的順從性，成了治療上最大的隱憂。因為愛滋病毒一直不斷地在變，因此很容易產生抗藥性，一旦患者沒有按時服用藥物，漏掉任何一次的劑量，都有可能增加抗藥性產生的機會。因此何大一博士在最早提出雞尾酒治療的時候，曾經提出一個口號，「要打的早、打的狠、要命中目標，一次把它解決」，這個概念在早期被廣為接受。

治療方法的大進展為愛滋病患者帶來希望，但是受到藥物抑制的病毒，依然會藏身在休眠於人類的CD4細胞內伺機反撲。就如同何大一博士所說的，「我們已經看見曙光，但是隧道有多長我們不清楚。」人類與HIV，這場無國界的戰爭，現在才正要開始。對於疾病能有正確的了解、安全的性行為與沒有偏見的支持愛滋病患者接受治療，多一份關心少一份冷漠，才能讓整體社會如一生命共同體，協力避免病毒的入侵。